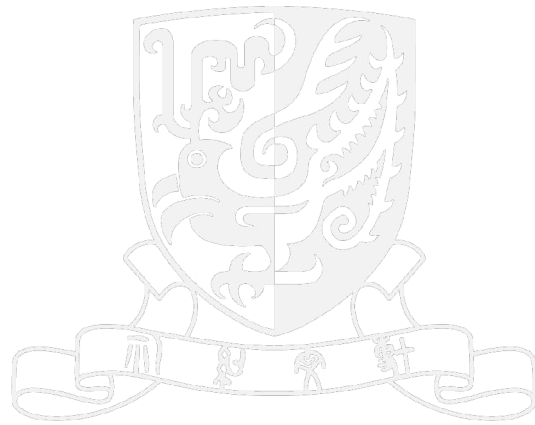


淺談香港學運精英的流動情況——以陳毓祥及吳仲賢為例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一. 引言

六十年代的大學生，很多時都會被視為社會上的精英，因為在當時的環境下，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並不多，即使在六十年代中後期，政府擴張大學學額，並設置助學金補助同學，使不同階層的人士進入了大學，大學生人數增加了，但仍無損精英的象徵。這群社會上的精英，由於出身背景的影響，加上社會不公的問題日益浮現，當他們見到社會上種種不平事物時，便開始感到自己對社會的應有責任，便利用行動來希望改變種種的社會不平現象，因而形成在六十至七十年代大大小小的學生運動。這群精英雖然出身的背景各異，但也有著相同之處，就是他們都是受過高深教育的一群，往往以文章去抒發個人感受，故在當時有不少文章發表；他們亦不會永遠停留在同一階層，而是會流動，流動性質可以是被迫的(如畢業投身社會)；也有是自願的(在離開學運隊伍後，輾轉又再回到學生運動中)；可惜的是坊間關於這精英階層的流動情況的研究並不多，相反，關於六十至七十年代這群精英所帶領的運動記載卻有很多，為了補充其缺漏，故此本文特以當時兩個派別的學生領袖——陳毓祥及吳仲賢為主線，再輔以其他社會人士，嘗試探討他們的流動情況。選取這兩位精英的原因是由於在學運期間，雖然有很多人曾撰文寫作，但很多人都只用筆名，較難查證他們的身份，而陳毓祥及吳仲賢則有大量作品，而且這兩位人士皆以學運開始其生涯，亦以學運終結其一生，兩者有其共通之處，故本文選取兩人為主線，探討在 1969-1996 年期間精英階層的流動情況。所選取的史料主要以當時的學生刊物、報章、吊唁等一手史料為主去加以探討。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二. 流動背景

由 1969 年至 1997 年間，領導學運的精英的流動情況與期間所發生的政治、社會事件不無關係。在本文中將會嘗試從火紅年代、四人幫下台、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六四事件、九七回歸等五個時段去分析學運精英的流動情況。

六十至七十年代被喻為「火紅年代」，這段時間亦可說是學運的高潮時期，孕育了不少學運領袖，造就了日後的精英階層。在這段期間為何學生會投入於學運的浪潮呢？這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莫大關係。在六十年代進入大學的精英份子，多是戰後出生的一群，也有來自中國的新移民。這些憑藉個人能力入讀大學的精英，「家庭背景與以前有所不同，很多都是來自清貧的家庭，對認識社會有更深的感應。」¹加上在「六十年代末期，世界各國的學生運動風氣雲湧，香港年青一代亦開始投身社會，探求思想出路，一方面是重新界定青年的社會角色，同時亦要求尋找自己的民族、文化根源，香港的年青人開始成為醒覺的一代。」²他們亦受到「66、67 暴動事件的衝擊，個人產生一種社會正義感，覺得要認識社會，不平則鳴，當時參與學運的青年也有類似的憧憬，希望有個公平的社會。」³他們在大學中除了追求知識外，亦希望憑藉大學畢業後能改善自己與家人的社會地位，眼見社會上存在很多不公平的現象，加上自己的自身的遭遇，因而對社會顯得份外關心，慢慢地培養出對社會的承擔感及使命感，故此當他們看見社會的不公義時，便會策劃學生運動以改變不公義的現象。由於當時政府在政治上並不開放，表達意見的團體並不多，學生發動的社會運動便成為主導，學生往往透過運動以喚醒社會人士的關注。

在 1964 至 1971 年間，港大學生會開始以「關心香港，改革社會」、「向心中國，致力社會」為目標，對社會問題多表達意見，例如批評天星小輪加價等。經過一段時間後，「大專同學開始建立關心社會、為民請命的形象，一些市民在『投訴無門』下，

¹ 陳毓祥：〈如何認識中國——第一屆中國週研討會〉，載《昨日今日陳毓祥》（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年），頁 45。

² 陳毓祥：〈今日青年明日棟樑〉，載《九七的沉思》（香港：坤林出版社，1988 年），頁 24。

³ 李靜君：〈由學運領袖到廣播人——陳毓祥十年如一〉，載《昨日今日陳毓祥》（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年），頁 205。

會到學聯會所申訴他們的冤屈，希望學聯同學為他們出頭，主持公道。」⁴學生領袖亦發起不少運動，其中以1968年的中文運動及1973年的保釣運動為學生運動的高潮，這兩場運動提高了學生的政治、社會意識，特別是釣魚台運動的出現，令不少學生產生「我是什麼人？我是香港人嗎？那麼我對香港應怎樣關切和承擔什麼責任？我也是中國人？我對國家應關切什麼？承擔什麼？如何盡中國人的責任？」⁵由於學生們對中國的「向心」問題及對於香港所處的地位感到困惑，使學生產生要多認識、關心中國的熱忱，因而有認識祖國運動的出現。故此釣魚台運動可說是「一個醒覺運動，也就是對自我身份的重新肯定與認同。」⁶有鑑於對中國缺乏了解，故此在1971年，港大學生會便以「認識中國，關心社會，放眼世界」為目標，並且舉辦了回國觀光團，學聯更於1973年舉辦第一屆中國周，提供中國發展的各方面資料，整個學界掀起一股關心中國的熱潮。通過觀光團、中國周，令學生們對中國認識加深了，對於中國人民能通過自身的參與令社會沒有剝削感到羨慕，對富理想主義的社會主義制度亦變得嚮往，期望能透過自己的力量改變社會的不公現象。基於對社會問題的關注、關心中國的熱忱、改革不公義的使命感，故此導致這時期的學運領袖均很投入各場運動中，而且具有強烈的領導慾，當中以國粹派擔當主導角色。

及至1976年，四人幫下台後，喚醒了同學重新認識中國的黑暗面，由過往泛政治化變得較多關心社會，關心的對象亦由中國變為香港，故此在70年代後期有較多與社會問題有關的學生運動出現。例如1977年金禧事件及1978年油麻地艇戶事件，使學生們了解到「他們不應只注意校園內的事物，而是要走進社會去。」⁷但這段時間的學運已不及前一期般興盛。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以及香港經濟的好景，物質主義漸抬頭，社會人士著眼於如何賺取金錢，更對學運表現得冷淡，一些學運精英大學畢業後，亦被吸納從事工、商業發展，而不再參與學運，缺少了一群熱心於籌劃學運的人士，承繼的一群又沒有前一輩般的投入，著眼於物質的利益，因而令學運走

⁴ 陳毓祥：〈多少學聯舊事——為學聯廿五周年銀禧紀念而寫〉，載《昨日今日陳毓祥》（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頁116。

⁵ 陳毓祥《昨日今日陳毓祥》（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頁v-vi。

⁶ 陳毓祥：〈釣魚台與統一中國運動〉，載《昨日今日陳毓祥》（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頁26。

⁷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低潮？新生？——七七至八零年的學生運動〉，載《香港學生運動——回顧及檢討》（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出版社，1978年），頁162。

向低潮，這可從〈香港學運與青年思潮(座談會)〉的內容窺探一二⁸。由此可見，導致精英流動的原因除了政治因素外，經濟問題亦是一重要因素。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前後幾年，政治問題的轉變，導致部分已投身商界的精英轉而涉足政治，83-85年，「香港的論政團體和參政團體紛紛成立，香港的政治文化開始有新發展。……由於香港地位特殊，還未有旗幟鮮明的政黨誕生，雖無政黨之名，但有政黨之實的政治團體湧現。」⁹「當時最惹人注目的是基本法的草擬過程和諮詢程序。不少團體和個人都希望爭取發言權。」¹⁰港人對政治萌生興趣，他們有的組成論政組織，有的以個人身分向政府提出建議，對社會問題表現關注的方式已開始透過論政組織而非學生。

在1989年六四民運事件發生，令不少人感到震驚、迷失及信心大受打擊，不知道應何去何從？事實上，在政府鎮壓前，香港不少人士都對該場學生運動持正面的評價，認為學生們有使命感、承擔感，亦預計他們的行動會令中國政府作出改革，但政府卻用武力鎮壓，不少人犧牲，因而令人對中國政府不存希望，於是令在火紅年代領導香港學運的領袖建構一些組織以求推翻中國政府；有些精英領袖則選擇離開香港，因而出現爭取居英權及移民其他國家的風潮。

踏入九十年代，「民主的呼聲越見壯大，更多人知道參與政治其實是主宰自己命運的其中一個有效途徑。」¹¹由於九七問題衝擊，香港人在關心自己和香港前途的同時，產生對香港的歸屬感，並且「有興趣了解香港政府現時的運作。」¹²而香港的政治文化亦有了新的發展，不少過去同屬校友，或於學運和社運中一起做事的人再走在一起，組織論政團體甚至政黨，例如民主黨及自民聯便是在該時期成立。這段時期的政

⁸ 〈香港學運與青年思潮(座談會)〉，載《七/九十年代紀念號》(香港：臻善有限公司，1998年)，頁171-174。一群70年代的學運精英聚首一堂，討論香港的學生運動，這意味著80年代缺乏接班人，故要這些學運「前輩」繼續領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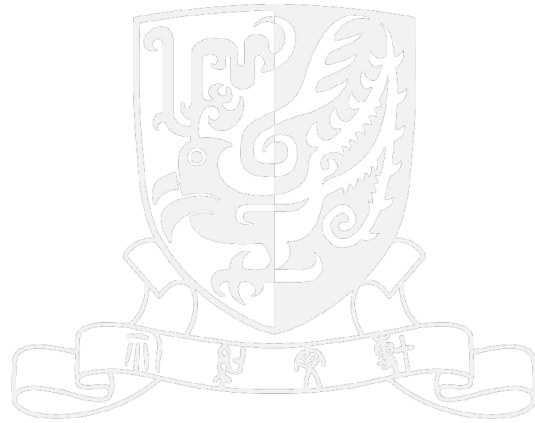
⁹ 陳毓祥：〈政黨政治〉，載《九七的沉思》(香港：坤林出版社，1988年)，頁14。

¹⁰ 〈***給友人書〉，載《九七的沉思》(香港：坤林出版社，1988年)，頁11。

¹¹ 陳毓祥：《高官厚祿》(香港：勤+緣出版社，1991年)，序言。

¹² 陳毓祥：《高官厚祿》(香港：勤+緣出版社，1991年)，序言。

治組織多趨向跨階層式，成員有左、中、右，也有工商界領袖、兩局議員等。¹³在這段期間，喚醒市民對社會事件的關注的重任往往落在政黨身上，就以釋放《明報》記者席揚為例，是由立法局議員司徒華在1994年的立法局會議上，動議促請中國政府尊重香港新聞自由，盡快釋放席揚。可見政黨政治開始出現，社運已由學生主導變為政治團體主導，而學運亦正式劃上句號。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¹³ 陳毓祥：〈政黨政治〉，載《九七的沉思》（香港：坤林出版社，1988年），頁15。

三. 流動情況

「那火紅年代鍛鍊出了不少精英領袖。十年來，有人放棄了當年的理想和激情，有的人投身商界、娛樂圈；有的人遠赴異邦、有的留在香港、有的組織論政團體、有人任職中資機構。」¹⁴事實上，學運精英在畢業後都投身不同的事業，他們的流動情況不一，大致上環繞著工、商業界、娛樂界、政界、文化出版界、公務員行列等。就以學運領袖陳毓祥為例，他是「73年港大學生會會長，74、75年任學聯會長，78年才結束學生事務生涯，他對學運的關注，橫跨了整個火紅年代。」¹⁵無論是反加價、中文運動、保釣等，他都積極參與，他更是學聯唯一連任兩屆的學聯會長，在他連任學聯會期間，於「第十七屆周年大會上參與制定學聯宣言《我們的路》，把學聯口號『放眼世界、認識祖國、改革社會』修訂為『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同學權益』，簡稱『放、認、關、爭』，從此成為學運的總路向。」¹⁶他擔任港大學生會長期間，力排眾議，率團到台灣訪問，以增加對台灣的認識，為日後中國的統一運動作準備；又曾發起三千人的聲討大會，批評崇真中學開除一名帶領學生參觀「中國周」展覽的老師。可見他在大學期間已熱心參與學生運動。

當他畢業後，他不像其他畢業生般脫離學生運動的行列，相反他仍關心學聯的動態，與學聯的成員經常接觸，因為他參加學聯的時間長，對學聯有特殊感情。¹⁷在1978年進入佳藝電視工作，1981年更全職在香港電台工作，加入公務員隊伍，開展了他傳媒工作的生涯，他選擇電台的工作與他在學運時所培養的使命感有很大關連，他希望透過電台能將訊息第一時間傳予觀眾，讓他們掌握知情權。由於在工作上表現出色，加上對社會有貢獻，因此在1985年獲選十大傑出青年，見證了他努力不倦，貫徹始終的精神。這段時期亦涉足出版界，出版書籍，在1987年由電台調任電視部，製作了一系列時事及政制節目，開始奠定了他在傳媒的地位。

¹⁴ 李靜君：〈由學運領袖到廣播人——陳毓祥十年如一〉，載《昨日今日陳毓祥》（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頁204。

¹⁵ 羅國強：〈豈有豪情似舊時——不負豪情的陳毓祥〉，載《昨日今日陳毓祥》（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頁219。

¹⁶ 陳毓祥：〈從學聯的宣言看我們的路向〉，載《昨日今日陳毓祥》（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頁51。

¹⁷ 陳毓祥：〈三十而立〉，載《陳毓祥選文集（勵志篇）》（香港：毓祥文化服務社，1998年），頁63。

直至六四事件發生，他感到迷失，他曾說過：「送走悲痛的一九八九年，迎來迷惘的一九九零年，九十年代如何開步走？」¹⁸在迷失過後，於是與朋友發起『港人建港』，呼籲港人自救自保。¹⁹主張留港建港，支持民主。面對著 97 回歸的問題，他繼續「留港建港」的信念，決心踏足政壇，於是在 1991 年參政，不過最後輸給劉慧卿，未能流動成功。他檢討失敗的經驗後，仍未知道將來會選擇另外組黨、繼續獨立，還是加入現有政團。²⁰可見他仍然想從政。最後他在 1996 年 9 月，帶領著香港的保釣人士到釣魚台海域宣示主權，不幸壯烈犧牲，可說是一生也貢獻給社會。由陳毓祥的經歷，可見他一生不離關心社會的運動上，求學期間固然投入於學運，畢業後仍關心學聯的發展，「陳毓祥一直堅信只要有社會危機，學生便會自然站出來。」²¹故當發生八九民運事件、釣魚台問題時，他便再此站出來。他選擇的職業又能實踐使命感，期後更想從政以實踐抱負，最後亦為喚醒市民對社會問題的關注而犧牲了性命，「匹夫有責保衛國土的完整」²²。流動情況主要由學運、電台、出版、電視台，最終回到社運的路途上。在他逝世後，發起保釣運動的已不再是學運的領袖，而是民間的其他團體，可見他的離去代表著學運的終結。

與陳毓祥一樣，吳仲賢一生也離不開社運。不同的是兩者的信奉思想不同，前者被稱為支持國粹派，而後者則是國粹派敵對派別——托派人物。吳仲賢在珠海書院先後修讀土木工程及數學系，在 1969 年便因為校方控制學生會，故此組織同學罷課，從這件事上已可看出他有不平則鳴的性格。在 1969-75 年，當香港正值學運的高潮時期，他除了參與其中外，亦參與出版事業，在 1970 年與莫昭如等活躍分子創辦了《70 年代》雙周刊，這本周刊主要是「要求改革社會，對抗不合理不公義的制度，甚至要革命」²³在他們的鼓吹下，先後組織青年學生工人參與中文運動及保釣運動。他與陳毓祥不同的地方是他較激進，喜歡以行動來表達對不滿。在 1972 年，他遠赴巴黎，接觸了托落茨基主義，深受它影響，因而加入了第四國際，被稱為托派。回港後，由關

¹⁸ 陳毓祥：〈迎送之二〉，載《陳毓祥選文集(勵志篇)》(香港：毓祥文化服務社，1998 年)，頁 128。

¹⁹ 陳毓祥：〈迎送之二〉，載《陳毓祥選文集(勵志篇)》(香港：毓祥文化服務社，1998 年)，頁 128。

²⁰ 《毛孟靜三十訪》(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 年)，頁 214。

²¹ 陳毓祥：〈當社會有危機學運會再起〉，載《昨日今日陳毓祥》(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年)，頁 215。

²² 〈深切的悼念——給烈士陳毓祥〉，載《昨日與今天》(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1999 年)，頁 187。

²³ 莫昭如：〈關於《70》，還可以說的是……〉，載《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香港：策劃組合，1998 年)，頁 92。

心社會轉而搞政治活動，成立「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又稱革馬盟），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又出版《每日戰訊》，鼓勵工人發起運動，如 80 年時曾領導地鐵工人發起抗議日資欺壓工人工潮，結果被資方解僱。由於行事方針與立場的不同，導致與當時的國粹派不和，因此與陳毓祥並不太熟絡。

在四人幫下台後，中國在經濟上走向改革開放，但在政治上卻處處壓制民主運動。1981 年，吳仲賢隻身到中國與民運分子接觸時，被中共特務拘捕，期後雖被釋放，卻被人認為他是「利用出賣別人過關」²⁴以香港學生運動領袖接觸民運人士的名單換取自由。對此他加以否認，但承認自己「在運動中『不成器』、『經不起考驗』、『投降主義』。」²⁵這次事件對他是一大打擊，「革馬盟」亦因這次事件而開除他的黨籍，結束了政治生涯。雖然如此，但他仍關心時局，從事出版事業的工作，先後在《信報》、《星島晚報》、《兒童日報》、有線電視等工作，又撰寫文章批評事政。

在六四民運事件發生後，他又再涉足政治，在香港積極推動學生及其他政治組織發起支援行動，與其他熱心者籌組了支聯會。一年後卻抽身離港，舉家移民澳洲。直至 1994 年身患癌症回港醫病，在治療期間，發生了《明報》記者席揚被中共拘禁事件，他在病重期間仍在病榻上撰文於《明報》上聲援席揚，聲討中共，這篇亦是他最後的遺作。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他堅持理想、至死不渝的情操。亦「令人看到他昔日領導群眾運動的影子，即使到最後一刻，也無畏懼，決不放棄。」²⁶在他死後，關於席揚事件，便由立法局議員司徒華在立法局會議上動議促請中國政府尊重香港新聞自由，盡快釋放席揚。可見政黨人物已取代學運領袖，學生再也不是社會運動的主流或先鋒。他的一生可說是由學運而起，由社運終結，在珠海書院畢業後，先後從事出版界與政治的工作，雖然曾經抽身而去，但在生命終結前又回到群眾運動上。

「大學是培養未來一代人才的重要場所，當前香港各方面的行政人員、專家、學

²⁴ 吳仲賢：〈我為甚麼被中共特務拘捕？〉，載《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樂文書店，1997 年），頁 903。

²⁵ 吳仲賢：〈我為甚麼被中共特務拘捕？〉，載《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樂文書店，1997 年），頁 906。

²⁶ 黎則奮：〈吳仲賢生平事略〉，載《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樂文書店，1997 年），頁 4。

者，不少都是當年學界的活躍份子。」²⁷事實上，不少學界的活躍分子在畢業後離開這階層後，便會流動至另一階層，不再停留在原地，反而被大量地吸納成為政府官僚、工商界行政人員。從陳毓祥在《香港經驗》中訪問二十五名社會精英的內容可見當年學運精英的流動情況。例如周安橋，「63年從內地來港，比陳毓祥早一年入港大，大學時參與學運，並且成為港大第一個回國參觀團的財政幹事，保鈞示威，二人皆是一份子，畢業後入職大通銀行，1974年入新鴻基機構，1977年又轉往康力集團服務九個月，又重歸新鴻基，在1979年成為香港駐北京的第一批中國貿易人，現任天安發展有限公司及新鴻基中國的董事經理，被冠以中國貿易專家。他是學運同學中第一人將一間中資背景的公司上市，他表明對中國有感情不代表對共產黨有感情。」²⁸他便是由學運領袖轉為投身工商界的代表，為何他會成為中國貿易專家？相信與他在籌劃參觀團的時候認識了當時的一些幹部，以及從「認識中國」的運動中，對中國政府的運作有一定了解，故此當畢業後便很自然地吸納從事這方面的工作。鄭海泉也是另一個例子，「鄭海泉在70年代初期的學生運動中是積極參與者，與陳毓祥一早認識，在當年示威中曾被扣留過，又立即被釋放，畢業後曾進入明愛機構作社會服務，幾個月後轉到盲人輔導會工作，一心想著做社會工作是貢獻社會最直接的方法，後來到紐西蘭讀書，回港後加入滙豐，現為滙豐銀行經濟研究部主管。」²⁹直至現在，兩人在工商界仍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如上文所述，政治環境的轉變與精英的流動有密切的關係。「香港推行地方政制，讓有志參政之士，有一展身手的機會。本地的政治文化開始萌芽。」³⁰由於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需要制訂基本法，有關「基本法的草擬過程和諮詢程序，不少團體和個人都希望爭取發言權。」³¹一些學運領袖在中英聯合聲明後與同伴組成論政團體，由工商界涉足政治，當時港大中畢業的活躍份子多有經常聚會，逐漸形成一些組織，例如「『滙點』、『新香港學會』、『太平山學會』、『港人協會』、『同濟社』、『香港論壇』

²⁷ 廣角鏡記者：〈香港學運現狀與未來〉，載《昨日今日陳毓祥》（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頁182。

²⁸ 陳毓祥：《香港新生代②——陳毓祥對談錄》（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頁2-18。

²⁹ 陳毓祥：《香港新生代②——陳毓祥對談錄》（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頁42-53。

³⁰ 陳毓祥：〈關心中國〉，載《陳毓祥選文集（勵志篇）》（香港：毓祥文化服務社，1998年），頁25。

³¹ 〈***給友人書〉，載《九七的沉思》（香港：坤林出版社，1988年），頁11。

等」³²其中「劉迺強是前滙點主席，70年畢業於港大，畢業後在大學當了三年統計學系導師，76年，創辦《工貿一週》，現在除了是幾間玩具廠的老板，也是社團服務中心的董事總經理，80年代初曾擱置了玩具廠的業務，做了四年政治人，今日又淡出政界，做回小商人。他是基本法諮委的其中一員。」³³在畢業後曾在教育界、出版界、商界、政界發展，最後又回到商界，流動頗頻密。又如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是陳毓祥高一屆的師兄，曾共事於陸文閣，畢業多年仍保持聯絡，畢業後任職萬國寶通銀行」³⁴，回歸後擔任第一屆特區政府財政司。一些「學運領袖，在面對九七問題時，組織起參政、論政團體，準備日後躋身政壇，有些人更成為中國在香港的官員，例如鍾瑞明、崔綺雲等」³⁵，而學運領袖劉佩琮更於1987年被委任為廣東人大代表，在97問題出現後，她亦加入了當時的「港人協會」，期後他任職於理工學院商管系首席講師。³⁶從眾人的經歷可見前學運精英除了在工商業界發展外，亦會因對社會的承擔感而參與政治活動。

從事出版界的學運領袖有參華章。「他現為香港《經濟日報》總經理，在第一個大專訪京團結結束後，他創立了第一個國是學會，在1973年陳毓祥組閣競選學生會會長時，參華章做外務副會長。畢業後加入《文匯報》以服務祖國，是70年代第一位正式加入親中報章工作的本港畢業大學生。五年後到法國讀書，亦是親中報章派員工往外國受訓的第一次。1987年，離開《文匯報》與馮紹波創辦《香港經濟日報》，原因是受李怡《九十年代》的影響，明白到愛國不一定愛黨，希望在報章裏多說良心話。」³⁷從他的經歷可見，在他畢業後，曾因對祖國的崇拜而加入親中報章，及後當閱歷深了，加上受其他人或事物的影響，而創立另一份報刊，以求表達客觀的意見，仍停留在出版界。

³² 陳毓祥：〈「政黨」政治〉，載《九七的沉思》（香港：坤林出版社，1988年），頁14。

³³ 陳毓祥：《香港新生代③---陳毓祥對談錄》（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頁30-45。

³⁴ 陳毓祥：《香港新生代③---陳毓祥對談錄》（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頁48-69。

³⁵ 李靜君：〈由學運領袖到廣播人---陳毓祥十年如一〉，載《昨日今日陳毓祥》（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頁211-212。

³⁶ 陳毓祥：《香港新生代①---陳毓祥對談錄》（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頁62-79。

³⁷ 陳毓祥：《香港新生代②---陳毓祥對談錄》（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頁56-76。

也有些人會投身其他行業，例如岑建勳，由參加學生運動的熱血青年，變為今日娛樂行業的人。³⁸不過當有社會重大問題時，他仍會參與，例如六四事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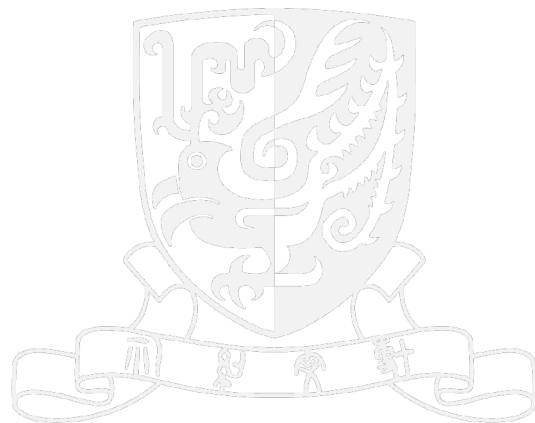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³⁸ 李安求、區松柏合著：《問誰領風騷》（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9年），頁45-48。

四. 總結

司徒華曾經說過，「大專同學在參與學運時能產生自我教育的效果，在運動中建立了個人的理想和正確的意識，畢業後仍有部分同學堅持理想，把這些意識帶到工作崗位上去，影響別人，更有些昔日在學時曾積極參與的同學成為了香港社會各階層的中堅分子，推動著本港社會進步。」³⁹從上文的分析，可以引證他這句說的真確性。事實上，在 60-70 年代的學運精英在畢業後大多被吸納至工商業界、出版界等不同的行業，雖然如此，但部份學運精英仍保留當年參與學生運動時的理想或使命感，隨著政治問題、經濟環境的轉變，從本身的工作界別轉到政治領域，或從政治領域轉到其他界別，各有各的流動原因及情況。時至今日，這班學運精英仍是工、商業界、政界的核心人物，與香港的發展有密切關係，但願他們仍能以「關心社會、求取公義」為己任，努力建設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³⁹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頁277。

五. 參考書目

1. 陳毓祥：〈如何認識中國---第一屆中國週研討會〉，載《昨日今日陳毓祥》（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
2. 李靜君：〈由學運領袖到廣播人---陳毓祥十年如一〉，載《昨日今日陳毓祥》（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
3. 陳毓祥：〈多少學聯舊事---為學聯廿五周年銀禧紀念而寫〉，載《昨日今日陳毓祥》（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
4. 陳毓祥：〈釣魚台與統一中國運動〉，載《昨日今日陳毓祥》（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
5. 羅國強：〈豈有豪情似舊時---不負豪情的陳毓祥〉，載《昨日今日陳毓祥》（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
6. 陳毓祥：〈從學聯的宣言看我們的路向〉，載《昨日今日陳毓祥》（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
7. 陳毓祥：〈當社會有危機學運會再起〉，載《昨日今日陳毓祥》（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
8. 廣角鏡記者：〈香港學運現狀與未來〉，載《昨日今日陳毓祥》（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
9. 陳毓祥：〈今日青年明日棟樑〉，載《九七的沉思》（香港：坤林出版社，1988年）
10. 陳毓祥：〈政黨政治〉，載《九七的沉思》（香港：坤林出版社，1988年）
11. 〈***給友人書〉，載《九七的沉思》（香港：坤林出版社，1988年）
12. 陳毓祥：〈三十而立〉，載《陳毓祥選文集(勵志篇)》（香港：毓祥文化服務社，1998年）
13. 陳毓祥：〈迎送之二〉，載《陳毓祥選文集(勵志篇)》（香港：毓祥文化服務社，1998年）
14. 陳毓祥：〈關心中國〉，載《陳毓祥選文集(勵志篇)》（香港：毓祥文化服務社，1998年）
15. 陳毓祥：《香港新生代①---陳毓祥對談錄》（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
16. 陳毓祥：《香港新生代②---陳毓祥對談錄》（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
17. 陳毓祥：《香港新生代③---陳毓祥對談錄》（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
18.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低潮？新生？---七七至八零年的學生運動〉，載《香港學生運動---回顧及檢討》（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出版社，1978年）
19. 陳毓祥：《高官厚祿》（香港：勤+緣出版社，1991年）
20. 〈深切的悼念---給烈士陳毓祥〉，載《昨日與今天》（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
21. 《毛孟靜三十訪》（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
22. 〈香港學運與青年思潮(座談會)〉，載《七/九十年代紀念號》（香港：臻善有限公司，1998年）
23.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
24. 李安求、區松柏合著：《問誰領風騷》（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9年）
25. 莫昭如：〈關於《70》，還可以說的是.....〉，載《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香港：策劃組合，1998年）
26. 吳仲賢：〈我為甚麼被中共特務拘捕？〉，載《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樂文書店，1997年）
27. 黎則奮：〈吳仲賢生平事略〉，載《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樂文書店，1997年）